

引言 致儿子的一封信

我的儿子快满 4 岁了，已经到了整天缠着大人要讲故事的年纪了。我很想把我知道的故事都讲给他听，我也知道那些故事就像在风中飘散而去的蒲公英的种子一样，有些会落在他的心田里，而有些则会被风吹得无影无踪。这多像“历史”的传递啊，每一代人都记住了一些事情，同时也会遗忘一些事情；正如每个孩子都喜欢听故事一样，每一代人也都喜欢记忆过去的一些事情。我常常一边给儿子讲故事，一边在心里就想着这些，我还想到应该给儿子写一封信，等他长大了就会知道我现在的关于讲故事的种种有趣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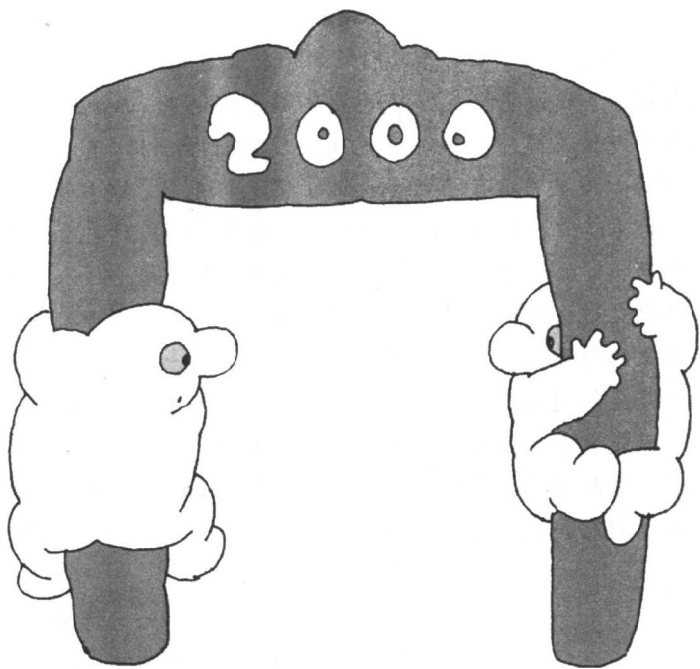
于是就产生了现在放在你们面前的这封信。我把它作为这本小书的引言，是因为我觉得它也是写给你们看的，我很愿意你们能和我儿子一起分享它。

——作者

1996. 9. 10, 于广州珠江南岸

亲爱的葵葵：

你喜欢听故事，这本来是很平常的，试问有哪个小孩不是这样 玲我和你妈感到有点惊讶的是 你对法老、金字塔和哥特式教堂等图片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兴趣、记忆和追问。



世纪之交的前瞻后顾。

你还不到 4 岁，但你无意中已经接触到了讲故事的另一种含义：讲历史。我和你妈都是学历史的，还有什么比这更能令我们感到惊喜呢？

在英语中，我们通常翻译为“故事”的“story”其实也有“历史”的含义。英国有一位著名的艺术史家叫贡布里希，他很看重“story”这个概念中“讲故事”与“讲历史”并存的内涵。他认为人类的过去有很多必须被后人讲述的故事，包括杰出人物的故事和文化艺术的故事等等，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讲故事。

的确，讲故事其实和历史学家的工作很相似，有时候简直就是一回事。你以后会知道，被人们称为历史学之父的古希腊人希罗多德就是一个很喜欢讲故事的人。翻开他的著作《历史》你会高兴地发现那里面有许多有趣的故事。比如在书的开头，他就讲了一个爱虚荣的国王的故事，这个国王竟然希望他的大臣也和他一样认识王后身体的美丽，结果导致了杀身之祸。希罗多德看来并不担心讲故事会有损历史研究的尊严。

不仅历史学家善于讲故事，甚至连一些地方的景物也仿佛会向人讲述过去的故事。美国著名的科学史家萨顿有一次登上意大利佛罗伦萨附近的山顶，望着远处山谷中的佛罗伦萨，这时他感到有无数轻微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感到身边的石头、树丛都在向他讲述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故事。他被这些故事所深深感动，又重新坚定了研究人类历史的志向。我的

孩子，如果将来有一天你也去到佛罗伦萨，我相信你也会深受感动的。

我们注意到你在听故事的时候已经学会了追问，你的口头禅是“后来呢？”你很想知道那个老渔夫后来是怎样向他的老婆婆交待的；你也很想知道为什么法老死了以后要埋在金字塔里面……我和你妈对此是多么欣喜我们是多么珍视你的这种追问！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有一个词汇是“*ιστορία*”，其原意就是“询问”、“追问”或“调查”，或者引申为“作为询问结果而获得的知识”。这个词后来逐步演变为“历史”。

从喜欢听故事、喜欢追问故事的结局开始，你总有一天会满有兴趣地追询人类过去的时光，感受到思接千载、探幽搜奇的无上喜悦。尽管你不一定也选择历史研究作为职业生涯，但是你可能也会对“历史”本身感到惊奇或迷惑：“历史”究竟是什么？历史”有什么用？历史”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对历史学家应该怀疑还是相信？……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说是对“讲故事”本身提出的疑问，我将会在这本题为《历史是什么》的小书里和青少年朋友们讨论这些问题。等你上了中学，我和你妈就可以与你一起讨论它们了。我们有多么热切地期待那一天早点来临！

我的孩子，当我写这封信给你的时候，我们已经快要迈向21世纪的门槛了。大地上钟声轰鸣，群鸽翻飞，我们的思绪与世纪末的晚霞一起燃烧。当我们追忆人类饱经惧怕而又仍然深怀爱意和祈盼的历史时，那种内心的体味难以言说。

将来可能有一天，这种思绪和体验也会降临在你的心灵上。
这就是心灵的历史，我的孩子。

深深地爱你的爸爸

1996. 9. 15

1. “历史”是什么？

历史是一则约定俗成的寓言。

——拿破仑

历史是现在与过去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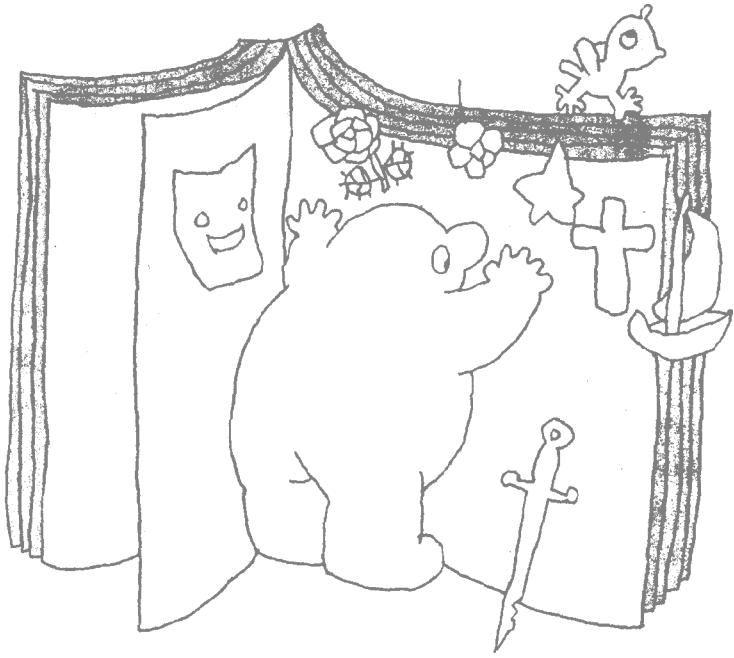
——英国历史学家 E.H. 卡尔

“历史”是一个十分古老的名词。

在公元前 5 世纪，一位名叫希罗多德的古希腊人写了一部记述希腊与波斯帝国之间的战争的著作，当时他把这部著作称为“希罗多德的历史”。在这里他用的“历史”这个概念指的是“询问”、“调查”。希罗多德后来被西方史学家尊称为“历史学之父”。

两千多年来，“历史”这个概念有了很大变化。在今天我们的日常语言中，“历史”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人类过去的往事，二是指对那些往事的记述和研究。比如，在第一种含义上我们可以说“人类的历史”、“家庭的历史”或“个人的历史”，也可以在第二种含义上说“我是学历史的学生”。

实际上，第二种含义上的“历史”应该称之为“历史学”。但是，不要以为“历史”与“历史学”可以完全清楚地、相互独立地区分开来。因为，并非人类过去的所有行为、曾经



在历史书中看到各种各样的精神。

发生过的所有事情都会自动成为“历史”。比如你在半个小时前放学回到家里，喝了一杯水之后到床上躺了一会儿，然后起来走到书桌前翻开了你现在手里拿着的这本小书，这些的的确确是已发生在过去的事情。然而这些事情却无法成为“历史”因为古往今来的每一天每一时刻都有无数人的无数事情发生，而这些无数的事情中的绝大多数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它们在发生过之后就消失了。只有那些被历史学家赋予了意义、并进入了人类的记忆之中的事情，才成为真正有价值的“历史”。

因此，严格来说，当我们使用“历史”这个概念来表述过去的往事时，实际上是指经过人的主观选择、被赋予某种意义、并且是以某种方式陈述出来的发生在过去的某些事情。这样看来，“历史”和“历史学”之间就存在一种不可分离的关系。

如果再继续追问下去，我们会接触到一些可能会令你头痛的问题 比如 究竟是先有“历史”还是先有“历史学”？历史学家根据什么来判断哪些已发生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哪些是没有意义的呢？“历史”有什么用呢 这些问题的确不容易回答，但你不必焦急，因为最大的乐趣就存在于思考的过程中。

回过头来看看前面所引的拿破仑和一位历史学家对于“历史”是什么的回答吧。很显然，它们都不是一本正经的教科书上常见的那种定义。它们都是一种机智的回答，具有

一种活跃的想象力和充满睿智的启发性。拿破仑的回答很幽默，在他之前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也说过：历史这种东西只不过是一种大家都同意的故事。实际上他们都强调了构成“历史”的事实都是由人来选择、归类、编排出来的。卡尔的定义则着重于现在与过去的关系，于是在这种联系地看问题的方式中，“历史”才不断丰富和发展。它们共通的一点是都不把历史看作是纯粹发生在过去的事情。

2. “历史”有什么用？

“历史”告诉人们什么是过去，并帮助他们预测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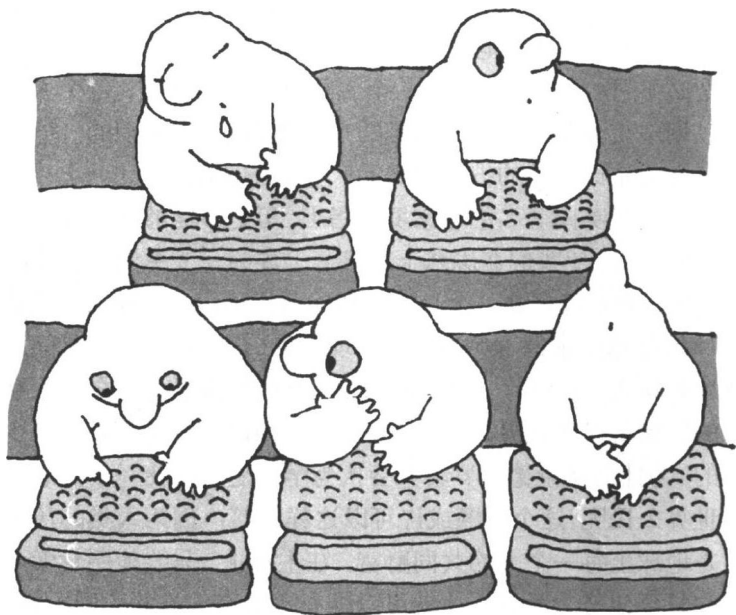
——杰弗逊

“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法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布洛赫的小儿子有一天突然向他的父亲提出了这个问题，相信你们肯定也会有过同样的疑问。布洛赫认为这是一个切中了要害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这里所问的“历史”当然是指历史学、历史研究或指学习历史。可能你们已经从教科书上学过，历史研究可以为今天的行动提供借鉴的经验或教训，可以指导我们的工作。一般来说，这种对于历史学的功能的认识没有什么不对。

然而，在现实生活当中人们的行为往往更受各种利益考虑的驱动、更受多种环境的制约，历史学所提供的指导实际上很少成为人们行动的准则。英国戏剧家肖伯纳曾引用黑格尔的话：我们从历史学到的只是：人类从未从历史学到任何东西。然后他还加了一句：“嗨，这话真是击中要害！”这种尖刻的俏皮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更进一步来说，历史的借鉴功能往往是对政治家、统治者而言的，即中国古人所讲的“资治”，很难对每个人都“有用”。

布洛赫认为，在证明历史的其他用处之前，最起码可以



以后再也没有历史了 大家各玩各的 玩的全一样。

肯定的是，研究历史具有一种永恒的魅力，可以触发人们的兴趣，继而激发人们有所作为。他认为历史的魅力在于它是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消魂，可以极大地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感受到探幽索奇的喜悦。然后他进一步认为，历史学对于提高人类生活是必不可少的。实际上，从个人精神世界的培育、每个人可以期望充分实现自己的禀赋的角度来看，历史知识的价值和意义便是比单纯的借鉴“资治”更为重要的。

当代英国著名思想家罗素指出，历史学能够开阔我们的想象世界，使我们在思想上和感情上成为一个更大的宇宙的公民，而不仅仅是一个日常生活的公民而已。这种思想正是18世纪德国康德古典哲学关于理想的公民的一个重要部分。康德认为，要成为一个合格的、能充分发挥出自己全部天赋的国家公民和世界公民，普遍的历史知识和观念是必不可少的。为什么从康德到罗素都会认为学历史可以使一个人成为世界公民呢？这个问题或许可以这样回答：因为人类的历史是地球上每一个人的共同财富，在主观上，只要他愿意学习和只要他努力学习，他就可以拥有这笔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而一个人只有在精神上真正拥有了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他才可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公民。

可以说，历史学与哲学有一个共通的地方，那就是它们都不仅有助于求知，而且更有助于智慧的生成，它们的根本之处就在于“爱智慧”。

我们知道，知识与智慧是有区别的。知识往往是分门别类的，可以满足各种不同的实际需要，解决各种不同的实际问题。而智慧则是一种思维的状况和水平，是对世界和人性的底蕴的洞察和体验，是融合了理性和感情的统一体。一个有知识的人未必就是一个智慧的人，而只有兼备有知识和智慧的人才是一个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人，也才是一个合格的公民。

罗素还告诉我们，历史记录了出色的个人，而这些记录则鼓舞了普通人对出色的人生怀有向往之心。例如，古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就曾经鼓舞了许多青年人怀有了崇高的抱负，度过了英勇的一生。

因此，尽管历史学不一定都能带来很实际的功利用途，但你能说它是“无用”的吗？

3. 历史学家与普通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人都是历史学家。

——托·卡莱尔

在我们的头脑中，历史学家的形象很可能是一位长满白胡子的老爷爷，他能知道和记住很多很多过去的事情，也总是很愿意把那些事情讲给我们听，听他讲故事是我们童年岁月中最愉快的时光。应该说，这种关于“历史学家”的想象包含有许多正确而且重要的成分。比如，这位老爷爷“知道”很多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而且他能很好地“记忆”这些事情，还很愿意“讲述”它们——从“知道”、“记忆”到“讲述”，这些的确都是历史学家所必须具备的特征。

但是，你可不要以为，历史学家因此就与普通人有什么天大的不同。

比如，就拿“记忆”来说吧。人类本身就是一种懂得记忆的生物，记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天生就具有的本能；记忆也是人认识他人、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所有事物的重要前提。所以有人说，人类是唯一能意识到自己的过去并对它感兴趣的动物。举一个例子：你很可能记不起来当你还是一个婴孩时是怎样从众多的关心你的人群中认出你的爸爸、妈妈的，而在事实上，你是由于无数多次重复的接触而产生了记



记忆成为心灵的沉重负担。

忆，因而才能认出爸爸和妈妈。如果没有记忆，那么每一次的接触都是新的，就永远也不可能认出他们。对世界万物的认识也是这样，你之所以逐步学会区分树木和汽车，是因为你分别记住了它们的不同形象、动静、声音等等因素。那么，为什么说认识自己也依赖于记忆呢？所谓认识自己，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确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而要达到这种认识，就必须依赖对自己在昨天、前天以至自己的整个过去的行为、所经历的事件、生活的环境、所体验过的情感等等一切过去事情的记忆，否则我们无法确知自己是谁。比如你，你知道自己现在是一位高中学生，是因为你记得你曾经读过小学和初中。

从人天生是一种懂得记忆的生物，可以说明人同时也就是一种历史性的生物，因为记忆的东西就是已经成为历史的东西，依赖记忆也就说明人在客观上是无法割断历史的。

再看一个人与在他之前的整个人类的关系。在客观上可以说，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言行、思想等等都是人类历史的产物和体现。比如，我们每天使用的种种物品无一不是人类千百年来物质生产进步的结果，我们的思想以及思想赖以生存的概念、词汇等，也无一不是前人心灵的继承和发展。因此，美国作家爱默生曾这样说过：“我们一生中的时时刻刻与千秋万代都息息相关。”这的确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没有一个人能割断他与整个人类的历史关系。另一方面，在主观上，一般而言人也渴望了解自己的过去，

对于自己在生活中所使用的一切物品的来源、对于自己头脑中的观念的来源很可能充满好奇。希望了解，这就是一种自觉的历史意识。

19世纪英国思想家托马斯·卡莱尔曾经说过：“从某种意义上说 所有的人都是历史学家。”他的所谓“某种意义”，大概也是指人是一种懂得记忆的生物、人客观上无法割断与历史的联系等方面而言的。很自然，历史学家并非与普通人天生有什么不一样。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只能说，历史学家是一群更有自觉的历史意识、更主动地研究过去、更感到有责任把自己所了解到的过去的事情讲述给更多人的这样一种人。